

41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

# AN IDEAL HUSBAND

## 理想丈夫

[英] 奥斯卡·王尔德 著

文心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想丈夫/(英)王尔德著;文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苏福忠主编)

ISBN 7-02-003559-0

I. 理… II. ①王…②文… III. 英语-对照读物, 小说-汉、英 IV. H3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6960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责任校对:杨康

责任印制:张文芳

理想丈夫  
Lixiang Zhangfu  
(英)王尔德 著  
文心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75 千字 开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7-02-003559-0/I·2709

定价 9.80 元

## 前 言

这套丛书的名字比较长: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还应该长一点才更准确,比如叫做“名著名译英汉对照翻译教程读本”,因为这更接近我们费尽周折编出这套书的全部用意和目的。下面简单地说明一下。

**名著。**外国文学名著成千上万,按说选出十种八种,做成英汉对照读物,奉献给读者,不应该是难事。但凡事怕讲条件。英汉对照读物不宜太长,最好在七、八、九万字的篇幅;体裁要丰富,至少戏剧、长篇和短篇小说要照顾到;英语难易要兼顾,各个时期尽量不漏,写作风格多样化;译文优秀,确实可以作为翻译教程式的读本……这么多条件相加,名著挑选起来就有相当难度了。多亏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多年来出版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丰厚积累,虽然花费了不少力气,但结果相当令人满意。且看我们所选作品的书目:剧本有《哈姆莱特》、《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和《理想丈夫》;长篇小说有《名利场》和《简·爱》;中篇小说有《伊坦·弗洛美》、《黑暗的心》和《啊,拓荒者!》;短篇小说有《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和《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三个戏剧。流传下来的优秀戏剧作品是西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必须阅读优秀的戏剧作品。另外,戏剧是西方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小说形式没有出现之前,戏剧是文艺创作中最具包容量的形式。小说出现后,戏剧除了不断丰富自己,仍然保持着所有文艺创作形式所无法取代的优势,那就是舞台演出。小说可以朗

读,但是没法在舞台上演出。要想登台演出,还得改编成剧本。因此,戏剧仍然是阅读的主要对象。《哈姆莱特》不仅是莎士比亚的扛鼎之作,也是所有剧本中的公认代表之作,其深度、广度和厚度,只有亲自阅读才能领会。莎士比亚是戏剧发展史上的一座山,后来者只有仰望的,没有叫板的,偏偏出了个萧伯纳要与他试比高低。萧发愤读书(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全部),勤奋写作(共写了五十余部),政治上创办“费边社”。莎士比亚有个名剧叫《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写古罗马人的人性和爱情。萧说,不,古人更喜欢政治,不信你看我写的《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后者也成了名剧,还拍成了电影,成为电影经典。才子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却说,爱情和政治都重要,唯美主义更重要,我来写一出唯美剧本《理想丈夫》让你们看看。于是,《理想丈夫》集爱情、政治讽刺与社会风俗于一本,上演时轰动一时,也成了名剧。

长篇。为了适合英汉对照,我们只能选长篇小说名著的完整章节。我们选了萨克雷《名利场》中的八九万字,首先是因为这部作品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次是因为这个译本已经成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范本。所选的几章当然是其中最精彩的,完全可以当做短篇小说看,却又大体上窥见了全书中的几个主人公。萨克雷生前十分走红,许多后起作家都对他十分仰慕,夏洛蒂·勃朗特就是他的追星族,醉心文学,终写出一部《简·爱》献给他,勃朗特也从此成名。

三个中篇。实际上,英语文学里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明确概念。三四万字的短篇仍视为短篇,五六万字的作品就可以算作小长篇了。这里所选的三个中篇分别在八、九、十万字,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长篇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剥葱皮一样把殖民主义者的心

态一层层刻画得淋漓尽致，其影响之大，先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直接触动著名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写出了《荒原》，后又在八十年代造就了轰动全球的电影大片《现代启示录》。美国心理派女作家伊迪丝·华顿以特有的细腻和力量，在她的最负盛名的《伊坦·弗洛美》里，写出了当初美国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的物质问题和道德问题。《啊，拓荒者！》，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的名篇，把美国人务实而浪漫的民族性，写得令人心潮澎湃。

最后是两位在中国读者群里最有声望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选。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和欧·亨利的巧妙构思，使他们跻身于世界文坛。我们选收时尽量照顾他们的创作特色，例如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和《败坏哈德莱堡的人》，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最后的常春藤叶》、《警察与赞美诗》，等等。

**名译。**“名译”的基点是译作出版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已经得到读者和专家的认可。大部分名著出自名家之手，如朱生豪、吕叔湘、杨宪益、杨必、张友松、黄雨石，自然算得上“名译”了。不过，这套丛书还特别强调了解放以后文学翻译的历史与传统，变化与取向。解放前的文学翻译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虽然不乏优秀的翻译作品，但是自由发挥随意删改的译风也确实存在，甚至在一些翻译作品中相当厉害。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出版翻译作品方面扮演着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角色。经过几代外国文学编辑的编辑和修订，共同努力，因此留住了一批解放前的翻译作品，如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吕叔湘的《伊坦·弗洛美》，徐霞村的《鲁滨孙漂流记》，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淘汰，修改和碰撞，翻译界渐渐产生共识，形成了一种认真、严谨、准确、精当的译文标准取向，与当代白话文更加接轨了。读者通过每一种书的千把字的“翻译谈”，完

全可以体会到这种变化和历史。

在这十种翻译作品里,《哈姆莱特》、《伊坦·弗洛美》、《名利场》可归为一类。它们更注重段落的信息,有时不惜打乱一点句序,力求更传神,更口语化,更接近白话文小说的味道与表达。译者能做到这点,靠的是雄厚的英文和汉文底子,尤其汉文。《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是一种游刃有余的翻译,两种文字都照顾得很好;杨宪益、朱光潜、杨周翰、潘家洵,都算得上这种优秀的翻译的代表。《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的翻译,是一种更容易反应作者写作风格的译文。《简·爱》是目前英语作品之中汉译版本最多的。吴钧燮的译本是较早的,超过了过去的译本,后来的译本又无一可及,从此不难看出翻译不是谁都能做好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啊,拓荒者!》、《黑暗的心》和《理想丈夫》则代表了今后译文的走向。

**英汉对照。**译家和编辑有一句大白话:译文和原文对不上(或对得上)。这话往往代表一种翻译的优劣标准。这个系列的所有翻译都是“对得上的”,尽管程度上会出现差别。但是读者在对照英文和汉文的时候,一定要琢磨一下,消化一下,发现有“对不上的”也切不要立即下结论,最好回头看看书前的那篇千把字的“翻译谈”,然后再下结论。你这样做了,无论发现什么结果,都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飞跃,英文的和中文的。

**读本。**既然是读本,首先考虑的是为读者服务。无论英文中文,均有难易之分。按我们的设想,先读短篇,而后中篇,然后长篇,最后是戏剧。但是如果你只读英语,参考译文,那么先读戏剧里对话倒是一个提高英语理解的有效的捷径。

另外,前边说过,我们的这套书应该叫做“翻译教程读本”才更尽其意。曾看过几本类似翻译教程的著作,我看都

是误人子弟。因为他们都竟敢告诉读者从句怎么译,复句怎么译,什么介词怎么译,什么主谓宾怎么译……天哪,真有人敢说敢写!但是,我们知道,许多优秀的译家都承认他们从优秀的译本中获益颇多,翻译的经验和感受很重要,例如,“关键是‘信’‘达’”,“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一仆二主”,“五点谈”,“首要原则是忠实,并力求神似”,“学会表达”,“拉住两个朋友的手”,等等,都在每一读本的前面作了具体而珍贵的详述。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为翻译教程的话,这些类似“翻译谈”的东西才当之无愧。

最后是一点点礼物:每本书的封底给读者准备了一段精彩的英语,你读读看,译译看,找找译文对照看,看你会发现什么?

苏福忠

2001年8月1日

## 学会表达

写作也好,翻译也罢,作家和译家都要学会表达。表达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比如译者,一是外文好,二是中文好。二者具备,只要想做翻译,没有做不成译家的。

其实,中国人学外语,从一开始就存在翻译的问题。你学了一个单词 room,老师或者单词表或者字典,都会告诉你它的意思是“房间”。随后学会一句英语:I have a room.你脑子里就出现了“我有一间房间”的中文。再后来,有人问你“*There is no room for him.*”怎么讲,你就牛烘烘地说:“没有他的房间了。”其实,大错特错,贻笑大方!

大学就要毕业了,系里组织我们翻译联合国文件。三个人一组,翻译一样的内容。译完了,由一个老师和我们坐在一起,选择最好的译文。我们组是一位年近花甲的姓李的女教师带领。她曾在美国学习多年体育,讲一口流利的美国口语,一开口能让我们羡慕死。我们每人说出自己的译文,集体讨论,最后由她点头拍板。有时候遇上一个难办的句子,我们怎么也理不顺,就请李老师说一句算了。但李老师总是痛苦地摇着头说:“我的中文不行,说不出来啊!”她看见我们都一脸迷惑,又找补一句说:“心里明白,就是想不出合适的话来。”当时我以为她怕闹出“没有他的房间了”之类的错误,后来的工作实践才意识到“说不出来啊”就是表达不行。这样的表达不行一定与中文不行有关系。

看别人的稿子,自己也做点翻译,掐指算来二十多年过



去了,这两件事情我始终忘不了:一个人不能按自己的愿望进行正确的表达,是再可悲不过的事情。语言是人类的专利,表达是语言的升华,而精彩的表达则是一个有心人的一生追求。一个人的母语最容易被自己不当回事,尤其笔头表达,因为提高母语水平实在是一件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可以说,作为一个最终靠方块字征服读者的译家(我想也包括作家吧),解放后的中文教育只是一个不同程度的扫盲过程。要想让自己的表达更正确,更精彩,更艺术,必须进行艰苦的修炼和阅读。

当然,做翻译还要把外语学好,学精,学懂。具备这两个重要条件,一个译家好比拿着两个等圆圈往一起摽。译家认真,严谨,又注重不断打磨,两个圆圈吻合到了多半甚至更多,就算合格译家了。两个等圆圈一丝不爽的吻合是没有的,因此“等效翻译”之说本不存在。但是,两个等圆圈不断地追求吻合,是译家一辈子的追求。

换句话说,译家的路,是一辈子孜孜以求的路。

文 心

2001年7月

**AN IDEAL  
HUSBAND**

**理想丈夫**

## THE PERSONS OF THE PLAY

THE EARL of CAVERSHAM, K. G.  
VISCOUNT GORING, his son  
SIR ROBERT CHILTERN, Bart. ,  
    Under-Secretary for Foreign Affairs  
VICOMTE DE NANJAC, Attaché at  
    French Embassy in London  
MR. MONTFORD  
MASON, Butler to Sir Robert Chiltern  
PHIPPS, Lord Goring's servant  
JAMES and HAROLD, Footmen  
LADY CHILTERN  
LADY MARKBY  
THE COUNTESS OF BASILDON  
MRS. MARCHMONT  
MISS MABEL CHILTERN,  
    Sir Robert Chiltern's sister  
MRS. CHEVELEY

## 剧中人物

卡弗沙姆伯爵 嘉德勋爵  
戈林子爵 其子  
罗伯特·奇尔顿 准男爵,副外交大臣  
德·南加克子爵 伦敦法国使馆使节  
蒙特福德先生  
梅森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的管家  
菲普斯 戈林子爵的仆人  
詹姆斯和哈罗德 男仆  
奇尔顿夫人  
马克比夫人  
巴西尔顿伯爵夫人  
马奇蒙特太太  
梅布尔·奇尔顿小姐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的妹妹  
谢弗利太太

## ACT ONE

**SCENE:** The octagon room at Sir Robert Chiltern's house in Grosvenor Square, London. The action of the play is completed within twenty-four hours. **TIME:** The present. The room is brilliantly lighted and full of guests.

*At the top of the staircase stands LADY CHILTERN, a woman of grave Greek beauty, about twenty-seven years of age. She receives the guests as they come up. Over the well of the staircase hangs a great chandelier with wax lights, which illumine a large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tapestry — representing the Triumph of Love, from a design by Boucher — that is stretched on the staircase wall. On the right is the entrance to the music-room. The sound of a string quartette is faintly heard. The entrance on the left leads to other reception-rooms. MRS. MARCHMONT and LADY BASILDON, two very pretty women, are seated together on a Louis Seize sofa. They are types of exquisite fragility. Their affectation of manner has a delicate charm. Watteau would have loved to paint them.*

MRS. MARCHMONT: Going on to the Hartlocks' tonight, Margaret?

LADY BASILDON: I suppose so. Are you?

MRS. MARCHMONT: Yes. Horribly tedious parties they give, don't they?

## 第一幕

**场景:**伦敦格罗夫纳广场罗伯特·奇尔顿府上的八角形房间。本剧的活动全部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

**时间:**现在。

房间里灯火辉煌,宾客如云。

[楼梯顶上站着奇尔顿夫人,一位具有浓厚希腊美的女人,约二十七岁的样子。客人上来楼梯均受到她的接待。楼梯凹顶的上方挂着一盏枝形吊灯,蜡烛点燃,照亮了一幅巨大的十八世纪法国挂毯——画面是《维纳斯的胜利》,按布歇<sup>①</sup>的名作设计——装点着楼梯上方的墙壁。右边是通向音乐室的出入口。一支弹弦四重唱隐约可辨。出入口往左通着其他会客室。马奇蒙特太太和巴西尔顿夫人,两位非常标致的女人,坐在一张路易十六时代风格的沙发上。她们天生丽质,娇态百种。她们做张做致的样子别有韵味。华托<sup>②</sup>应该乐意为她们作画。

马奇蒙特太太 今晚去哈特洛克斯家吗,玛格丽特?

巴西尔顿夫人 我想会去吧。你呢?

马奇蒙特太太 我去。他们举办的晚宴乏味死了,不是吗?

---

① 布歇(Boucher,1703—1770),法国洛可可风格代表画家。

② 华托(Watteau,1684—1721),法国画家。

LADY BASILDON: Horribly tedious! Never know why I go. Never know why I go anywhere.

MRS. MARCHMONT: I come here to be educated.

LADY BASILDON: Ah! I hate being educated!

MRS. MARCHMONT: So do I. It puts one almost on a level with the commercial classes, doesn't it? But dear Gertrude Chiltern is always telling me that I should have some serious purpose in life. So I come here to try to find one.

LADY BASILDON(*looking round through her lorgnette*): I don't see anybody here to-night whom one could possibly call a serious purpose. The man who took me in to dinner talked to me about his wife the whole time.

MRS. MARCHMONT: How very trivial of him!

LADY BASILDON: Terribly trivial! What did your man talk about?

MRS. MARCHMONT: About myself.

LADY BASILDON(*languidly*): And were you interested?

MRS. MARCHMONT(*shaking her head*): Not in the smallest degree.

LADY BASILDON: What martyrs we are, dear Margaret!

MRS. MARCHMONT(*rising*): And how well it becomes us, Olivia!

*They rise and go towards the music-room. The VICOMTE DE NANJAC, a young attaché known for his neckties and his Anglomania, approaches with a low bow, and enters into conversation.*

MASON (*announcing guests from the top of the staircase*): Mr. and Lady Jane Barford. Lord Caversham.

*Enter LORD CAVERSHAM, an old gentleman of seventy, wearing the riband and star of the Garter. A fine Whig type. Rather like a portrait by Lawrence.*

巴西尔顿夫人 可不是乏味死了嘛！从来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去参加。从来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到处参加晚宴。

马奇蒙特太太 我是到这里来受教育了。

巴西尔顿夫人 啊！我厌恶别人教育我！

马奇蒙特太太 我也是。那简直是让人接受商务课程，对不？不过亲爱的格特鲁德·奇尔顿老是说我应该生活得有什么正经的目的。所以我就来这里试着找到一个。

巴西尔顿夫人（从她的长柄眼镜四下搜寻）我看今天晚上来这里的人，谁都不可能有什么目的。那位带我去用餐的男人始终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他的妻子。

马奇蒙特太太 那他可够碎嘴子的！

巴西尔顿夫人 碎嘴得厉害！你家老公爱说些什么？

马奇蒙特太太 关于我自己呗。

巴西尔顿夫人（没精打采地）你有兴趣吗？

马奇蒙特太太（摇摇头）一点兴趣也没有。

巴西尔顿夫人 亲爱的玛格丽特，我们可真是苦难多多啊！

马奇蒙特太太（起立）不过我们也幸运多多啊，奥利维亚！

〔她们站起来朝音乐室走去。德·南加克子爵，一个年轻的使节，以讲究领带出名，酷爱英国的一切，这时走过来深鞠一躬，加入了谈话。〕

梅森（从楼梯顶部为客人点到）简·巴福德先生和简·巴福德夫人到。卡弗沙姆伯爵到。

〔卡弗沙姆伯爵上场，一位年逾花甲的老绅士，戴着绶带和嘉德勋章。一个优秀的辉格派。很像劳伦斯<sup>①</sup>笔下的肖像。〕

① 劳伦斯(Thomas Lawrence, 1769—1830), 英国肖像画家, 曾任皇家艺术学院院长, 代表作有《乔治四世和卡罗琳公主》等。



LORD CAVERSHAM: Good-evening, Lady Chiltern! Has my good-for-nothing young son been here?

LADY CHILTERN (*smiling*): I don't think Lord Goring has arrived yet.

MABEL CHILTERN (*coming up to LORD CAVERSHAM*): Why do you call Lord Goring good-for-nothing?

MABEL CHILTERN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the English type of prettiness, the apple-blossom type. She has all the fragrance and freedom of a flower. There is ripple after ripple of sunlight in her hair, and the little mouth, with its parted lips, is expectant, like the mouth of a child. She has the fascinating tyranny of youth, and the astonishing courage of innocence. To sane people she is not reminiscent of any work of art. But she is really like a Tanagra statuette, and would be rather annoyed if she were told so.*

LORD CAVERSHAM: Because he leads such an idle life.

MABEL CHILTERN: How can you say such a thing? Why, he rides in the Row at ten o'clock in the morning, goes to the Opera three times a week, changes his clothes at least five times a day, and dines out every night of the season. You don't call that leading an idle life, do you?

LORD CAVERSHAM (*looking at her with a kindly twinkle in his eyes*): You are a very charming young lady!

MABEL CHILTERN: How sweet of you to say that, Lord Caversham! Do come to us more often. You know we are always at home on Wednesdays, and you look so well with your star!

LORD CAVERSHAM: Never go anywhere now. Sick of London Society. Shouldn't mind being introduced to my own tailor; he always votes on the right side. But object strongly to being sent down to dinner with my wife's